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六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愚按史記集解引皇覽曰今西鄂晁氏自謂王子朝後此鼂與朝通之證也左傳釋文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遥反或云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案錯姓亦有西音

爰盎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

族也　王應麟補注曰左傳轅濤塗公穀傳
作袁廣韻爰舜裔胡公之後袁或作爰列子
爰旌　愚按爰史記作袁古字爰與轅通轅
减文則為袁史周勃傳攻轅戚漢書作爰戚
史高帝紀袁生漢書作轅生地理志云轅田
食貨志云自爰其處而已

上不聽遂行之

宋祁曰越本無遂字

陛下不交睫解衣

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

及坐郎署長布席

宋祁曰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

綵
綴屬必須日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能曰飲亡何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
刋誤補遺曰按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
何之域顔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曰飲毋苛
按王莽傳披門僕射苛問又亭長何之古苛
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有南方卑濕
宜日飲酒而已其它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
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
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盎勿有所問
則其字當從史記爲正

每朝郎官者上書疏

宋祁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官者略述禁中人耳

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士卒飢渴

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

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絶不傍理盖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淛本作敗其衆而有大利

此車騎之地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與金鼓之音相失

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撝云金鼓則音為是作指非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欲故可射踈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射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追而不文放字猶害扵義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以便為之

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

其民如是

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種樹畜長

劉攽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宋祁曰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音合從之

從時漢得関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

宋祁曰淳化本天下作天子今天子之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智當作知

臣錯少茅臣

儀禮士相見禮曰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

則曰艸茅之臣庶人則曰剌草之臣

身自射殺

宋祁曰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着人字義乃易了

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　愚按師訓為衆義亦可通

資財不下五帝

隸辨曰財材古通用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臣言

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
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
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
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
以應天意
說苑貴德篇作天德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說苑貴德篇作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

聽切言

上善其言

劉昭後書百官志注曰胡廣曰孝宣感路温

舒言秋季後請讞

竇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千秋萬歲後傳王

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宋祁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

忠讜氣高不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

何儒亮此其誤屬歟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爭弗能得

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

屛居藍田南山下

宋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屛居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藍田為是

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音聽

宋祁曰浙本注瞻作幨

跪起如子姓师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己所生

刋誤補遺曰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曰子姓生也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為言孫也麟趾之詩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其親疎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毛公不知公姓之為公孫乃以為同姓而翻謂公族為同祖其舛刺又甚矣

不能今以毀去矣

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

除關

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愚按小司馬作史記索隱多引師古之說而此傳師古乃復引據索隱必是後人誤入

生貴甚

史記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

蚡以肺附為相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

其輕薄附著大材也

史記正義曰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辨惑曰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

唯灌夫獨否

宋祁曰南本否作不傾余謂不若作否

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

宋祁曰南本浙本常並作當

漢法

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

夫為郎中將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

夫從坐語侵之師古曰從坐謂移就其坐也

愚按忍是移遠其坐以示不與之親也

極騅而去

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將軍貴人也畢之

劉攽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

然當畢之

身荷戟

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後不墍

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

時何容更有前後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好惡也一日石人者謂常

存不死

愚按後說是史記索隱取之

唯梁最親為限難

宋祁曰一本無難字

而免冠謝太后曰

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

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

同當是此誤

詸邪臣浮說

宋祁曰江浙本詸作怵音椿戌反

大行怟對曰

宋祁曰浙本怟字上有王字　愚按此以下

皆新序所云史記不載

北有彊胡之敵

宋祁曰王本攺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

為背

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宋祁曰臣言臣是衍字存之句不成

錯趋避東籍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建元年中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

長體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将張

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

有誤也
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
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七修類稿曰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
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嗇
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嗇夫
與今史文迥異
上居外臨廁
水經注曰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

二水也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

橋張說非也

且罪等

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

差

然以逆順為基

宋祁曰基字上疑有本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宋祁曰新本抷作括

吾故聊使結韤欲以重之

宋祁曰聊使結韤疑云聊廷使跪結韤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

容齋續筆曰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父老何自為郎師古曰言年久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何從為郎此說非

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

辨惑曰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冨貲為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郎是以觀之浩說為勝而顏

氏遷斷其非其自信亦大篤矣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寔矣良
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
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文吏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上踞廁視之
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

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吏民巧

宋祁曰遷吏作吏民巧弄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

辨惑曰訓力為甚未知何據予初此謂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投少師疾力不拜此文因顏注而失也

黯姊子司馬安

刋誤補遺曰姊子史記作姑姊子爾雅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為姑正左傳正義曰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娣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删

鄭當時

黃氏日抄曰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莊事君無所減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其先鄭君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自見年少官薄

劉攽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爲
憮然自見當屬上句

亡留門下者

宋祁曰郤本無下字

使視決河

愚按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
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

入多逋負

愚按史記作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徐廣曰

人一作入以此為句下以多適負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黄氏日抄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且非以其行己不醇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

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十丈水經注引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與此三說不同皆是傳聞之辭未爲諦審也

柷餶在前

宋祁曰餶當作餶

聽言則對師古曰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

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有二言字

用之有禮義
宋衵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
愚按上句用檀弓杜蕢諫平公事下句用公
羊傳仲遂卒于垂事師古不注
服法服端容貌顏色
宋衵曰浙本顏字上有正字存正則語成三
句於文亦足
臣恐朝廷之鮮弛
宋衵曰江浙本廷作臣

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莵

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蘸說最近之陽

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

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

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

意僻澁故不可通

救兵不止

宋祁曰不止姚本作不至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故報怨也

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李善文選注曰蘋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之說　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

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宋祁曰南本徐鍇改交為蛟

使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

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

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襄其後

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

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即知此

或說非也

壞子王梁代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壞

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作諱於理最切

言謂者謾而無統

水章邯

李善文選注本水作灌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劉攽曰幾讀曰冀

夫精變天地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昔玉人獻寶

宋祁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宋祁曰此注朱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犭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

不容於世

宋祁曰容字下一添身字

故百里奚乞於道路

宋祁曰浙本乞字下有食字而謝用朱滅去

甯戚飯牛車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

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

感於心合於行

宋祁曰行一本作意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日知錄曰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

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
冉當別是一人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愚按史記作越人蒙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或
是越人蒙字也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比字
則桀之犬可使吠堯
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
然則荊軻湛七族師古曰湛讀曰沈

論衡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秦王誅軻九族志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　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荊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　宋祁曰淳化本作荊軻景祐本無荊字按浙本郭本去荊字云據注無荊字南本徐鍇亦滅荊字

秖怨怨而不見德

宋祁曰景祐本怨怨作怨結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及李善文選注本蒙下有嘉字　日知録曰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牽帷廧之制

隸辨曰曹全碑戢治廧屋按與牆同書五子之歌峻宇彫牆古文尚書作廧詩小雅常棣兄弟鬩於牆釋文云牆本或作廧左傳狄人

伐廧咎如穀梁傳作牆

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困學紀聞曰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書秦梁王

說苑尊賢篇曰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寗戚故將車人也叩

轅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

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盖嘗有為此議者耳

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

宋祁曰徐鍇改云作亡予謂云義安不須改

以存易亡也

宋祁曰亡也邵本無也字

跬步獨進

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

可謂誠一矣

宋祁曰一當作壹

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
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焉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容齋三筆曰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
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
造之者不知其危焉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

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文選注有之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
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
愚按莊子逸篇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枚臣復說吳王
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

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卭筰武帝
始通邛已云南距羌筰之塞益知其非

南拒羌筰之塞

宋祁曰筰當從艸下同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

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
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
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

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
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
国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
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
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
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枚乘為月賦羊勝
為屏風賦韓安國為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上得之大喜
宋祁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
訴笑類俳倡（李奇曰訴嘲也）
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謿後人不識改從嘲
耳
及立皇太子禖祝
宋祁曰皇子禖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
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西京雜記枚皐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
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

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遺者見天下

同任義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浙本功作公

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師古曰發猶徵名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以來皆可徵台而為臣也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

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于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愚按史記至它作郅他謂三人姓名師古以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甚為武斷安知班氏不從史記耶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于國政也

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

引墮車蹇

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

謂作奉引為是

破龍城

宋祁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

上方倚欲以為相

宋祁曰倚欲浙本作欲倚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加金帛賜以招之

宋祁曰加字新添

漢中太守請治病死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祁曰姚本七作五
祖於江陵北門臨江閣王榮
水經注曰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
子文王晙嗣
宋祁曰晙疑作俊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魯共王餘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隋書
經籍志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
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
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江都易王非荼音食邪反　蘇林曰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荼音琅邪淳化
本郎邪反皆未安
魯恭王太后閨之
宋祁曰恭當作共
六年國除

劉攽曰當云建立六年

遂為無訾省 膠西于王端

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顏失之

自行迎除舍 趙敬肅王彭祖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愚按除為埽除之除自為埽除舍耳上所謂足共者是也

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

宋祁曰榷從木從手者非是

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 師古曰禨音居衣反

宋祁曰藏當作巨衣反

又使人椎埋攻剽

日知錄曰椎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

宋祁　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五當作二

夫衆煦漂山 中山靖王勝

劉奉世曰煦吐沫也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皆取喻于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莩者筩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裹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葉也裹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裹字並裏

子康王昆侈嗣

宋祁曰康越本作糠糠惡謚也好樂怠政曰糠學本去米蓋誤也

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呂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陵漢云漢必有誤

程姫有所避 長沙定王發

辨惑曰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乎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案驗不如王言 廣川惠王越

宋祁曰浙本桀字上有有司字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年薨

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宋祁曰浙本云二十年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匈奴侵上郡

宋祁曰監本改侵作入

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

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過數也從音才用反

愚按史記本云將騎數十縱張晏說本此耳若云在大軍前行則相去數十里不應中貴人敢獨行也觀下情事可見漢書多用古字從與縱通耳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

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

絡而盛之

宋祁曰越本無之字

從人田間飲

宋祁曰南本歙作欲

匃奴入遼西

宋祁曰越本作隴西

彌節白檀

日知録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是時廣軍幾没罷

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愚按幾没為句罷字屬下讀為得

吾今自上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大匿車中

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

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張晏曰三十桊共一臂也

劉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桊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

類
百五十萬矢皆盡
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
天子客遇之
宋祁曰浙本客作容
復得數十矢
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愚按左傳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櫝丸蓋
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陵
矢已盡但餘一半冰耳即下所謂士張空拳
是也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尅反首音式投反
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
日知錄曰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

之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

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字立政曰少公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

蘇建

史通曰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編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賢為騎都尉

宋祁曰南本騎作駙馬

以為李廣數奇

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爲　又筆記曰數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朔奇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知覺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

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劉攽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　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宋祁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

惠等哭輿歸營
宋祁曰浙本哭作共
使牧羝
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
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
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
武能網紡繳檠弓弩
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日知錄曰今人送物與人而記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故也云悉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註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數月昭帝即位

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

匈奴詭言武死

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紿

雖報恩將安歸

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次日車騎将軍龍頟侯韓增

宋祁曰頟或作雒

然三代之将

宋祁曰南本代作世